

陈大远著

碎石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I267/263



碎石集



陈大远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碎石集

陈大远 著

责任编辑：王正湘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印张：10.25 印数：1——6,100

统一书号：10109·1611 定价：(平装)1.05元 (简装精装)1.15元



作者近影

中秋夜话

陈从周

西湖，秋来过^步多，而今年的八月十五
却偏在西湖上过中秋，赏桂月，却是疏
野山第一景。

中秋，是一年当中最爽朗、最真实的
季节。月亮，是永恒不变、寒暑^{无算}的。
可是由于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就有许多
的不同姿态，人们也就有许多不同的感受。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到底

作者手稿

目 录

序 (管 桦)	(1)
· 沽上诗情	(7)
· 二郎庙的广阔天地	(12)
· 还乡河史	(17)
· 鲜血写成的散文	(25)
· 不知名的战友	(37)
· 马头山下	(49)
· 风雪之夜	(63)
· 十二家老房东	(71)
· 几乎被遗忘的战友	(83)
斧头列传	(94)
赵家楼	(105)
酒人传	(113)
饭猫记	(121)
中秋史话	(128)
西山红叶	(136)
山茶	(141)
没写完的诗	(147)

邻居.....	(155)
神话.....	(164)
寒冬的野鸭.....	(170)
格兰女士.....	(176)
伦贝克教授.....	(182)
安娜·玛莉娜小姐.....	(187)
四十克郎.....	(193)
“第十一章”.....	(199)
彼得森夫人.....	(205)
联合家庭.....	(212)
克利斯钦的历程.....	(219)
远方来信.....	(227)
二十年前的朋友勃兰克.....	(234)
陶瓷专家.....	(243)
莫使天涯久望乡.....	(252)
家庭喜剧.....	(260)
箱根之行.....	(268)
千叶芳子.....	(275)
樱花盛开的时节.....	(285)
囚徒之歌.....	(291)
清迈之夜.....	(303)
韩家山庄.....	(310)
后记.....	(321)

空漠的沙原，并不留恋它的过去。而那来自山谷的流泉，却永远怀念它的故乡，怀念它在山川大地奔流时见到过的一切，于是唱出充满山野和草原气息的歌。

陈大远同志远在抗战前二十多岁时，曾经以他的诗词、国画、音乐，闻名于故乡还乡河两岸的教育界。投身革命后，抗日战争年代里，以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成为炮火烟尘中跨越冀东长城内外的文化战士。在报社工作之余编过油印文学刊物《铁骑》和《新长城》。全国解放后，先后参加市、省宣传和文联领导工作。一九五五年任驻丹麦使馆文化专员。直到今天仍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国画研究会顾问，并以他的书法成就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大远是有多方面艺术素养的诗人和作家。但他是在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写作。我知道大远从没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感受，胸中勃勃，形于诗文，就象那流泉奔流时自然发出的声音一样。在他从容地剖析人类的天性，洞察生活的隐秘，不知不觉中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使者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终于，一九五七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安徒生的故乡》问世了。以后，另一本散文集《北欧

行诗话》，古体诗词《大风集》，描述冀东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蟠龙山》，古体诗词《匏尊集》、散文集《风雨苍黄》、《域外抒情集》、《人间悲喜》，相继出版。大远的古体诗词和散文，更为突出地显示了做为一个诗人和作家的才能。本书是他从以上的散文集和散见于报刊的一些散文作品中挑出来的选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古代散文家谦虚地称散文为碎金。大远更为谦虚地称自己的散文为碎石，因取名《碎石集》。这是他亲身经历过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是从那生活长河的中流、港湾、沙滩、被人遗忘的荒漠上寻回收集起来的无数“碎石”，根据作者自己的气质、用最适于他自己的形式和语言，使它们成为流逝烟云中闪现的星辰。作者引导我们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小小的星辰，却使我们在灵魂的惊喜中沉思。

如果我们说巨大并不是伟大，而伟大也并不就得巨大，作者所描述的最微小的人物，莫过于《斧头列传》里的高生；《二郎庙的广阔天地》里的四、五岁的陈子，和《神话》一篇里赫尔斯特的十四岁的女儿了。大远写陈子天真善良而又坚强的小女孩悲苦生活中的一点小小的欢乐，而那欢乐也在瞬息间消失了。这篇回到作者记忆里的真实生活的描述，却充满了浓厚的童话色彩。它使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神话》一篇则是现实生活与童话巧妙的结合：一个薄薄的灰云遮住了月亮的初夏的夜晚，深绿色的浓阴包围中，主人赫尔斯特给大远讲述，每年五月二十五日，飞过地中海和欧洲大陆来到丹麦的每一只雌鹤，带着一个小天使般的小孩，把他投到认为最恰当的人家的烟囱里。这个家庭，不久

就会生下一个小天使般的男孩或女孩。使人充满希望和幸福的优美的神话故事，如同在作者眼前升起的月亮，被现实生活的灰云遮住了。主人告诉大远，他的一个最心爱的女儿十四岁时病死了。这女孩临死的时候说：

“快到五月二十五日了，爸爸放一盘菜在窗台上，灰鹤会给我带个小弟弟来的。”

这个女孩使我想到作者儿时背着有病的小妹妹陈子，去到荒芜的，孩子们唯一可以游玩的二郎庙时，小妹妹怕背着她的哥哥太累了，说：

“哥哥，我会走！”

但是走了几步，便栽倒在那开满石竹、鬼脸的草地上。

当我们回首旧时代，凝望着远空下长满野花青草的荒野上，一个小男孩把那比他更小的将要死去的小妹妹揽在怀里，那惨白的小脸儿，紧贴在胸前的时候，那含有万古忧愁的颜色，染上我们的心。但大远是把微小中更见其伟大的那些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灵魂呈现给我们，使人感到一阵微微的战栗！

这种微末中却见其伟大灵魂的实录，在《斧头列传》里，作者给我们做了更加详尽的描绘。在一次渺不可忆的相见中，大远曾象介绍一个他所尊敬并引以为骄傲的老朋友那样，把那给报社做饭的普通农民高生介绍给我。这是大远的风格，我并不以为奇。但却没想到数十年后，大远为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大师傅著文立传。它构思于“四人帮”否定冀东党和人民革命历史的大灾难时刻，写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大远是以他亲身经历过的见闻，虽然只

是沧海一滴，却是庄严地宣告：冀东的革命历史，是共产党领导下，由无数高生这样的广大人民创造的。这是用斧头的纯钢锋刃在大岩石上刻下的历史，“四人帮”一伙偷天换日的魔掌，也无法把它抹掉。但是大远的散文，象他的为人一样，从来没有那威严逼人的号令之声，就象平日同朋友谈天，很容易把生活彼岸的语言，接到此岸。在庄严的大地上，听到他朴实亲切的语调，如同静夜中令人沉醉的风的微语，却又充满摇撼我们心灵的力量。

《斧头列传》继承了《史记》文学传统，还看出了鲁迅的影响。这就是质朴和幽默中犹见笔端之锋利。而《中秋史话》则是乘着散文之鸟，在广阔的天空中纵横穿飞。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生活，从容不迫地凝结在几千字里。简练而丰富的想象，真实的人物、景色和性格的刻画，繁复的画面中包含着迷人的生命韵调，显示了富有个人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鲜明特征。在这篇散文里，我们看见一个中秋之夜，所有的人都入睡的时候，大远独自一人，在大西洋岸边他的住宅的阳台上，放了一个小桌，打开一桶花生米，弄来一瓶杏花村，等待着从分别了两个多月的故乡移动过来的月亮时，眷念祖国的深情，感人泪下。

正象有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才会有革命的情操一样，有了对祖国深沉感情的人，才会把他充满友爱善良的目光投向世界，才会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民同坐在灵魂的纯美之中。《第十一章》这篇散文里，我们不只看见从那里眺望象镜子一样平稳的浅蓝色湖面的森林，以及居住在林中的善良的丹麦作家勃赫尔夫妻的恩爱生活，而是勃赫尔包含着探寻神

色的眼光里，找到了“不同的阶级是可以合作”的灵感。除了政治家们，几乎全世界的作家也都在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不是和平共处，便是仇杀。人类是多么的幸运而又不幸啊！一方面以科学和文化使自己超脱出兽群，成为万物之王，一面又是无尽无休的战争在人类中间进行。我们中华民族豪迈宽容大度的性格，是如何向往着在这大气云雾中悬浮的星球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都过着恩慈友善的和平生活。《箱根之行》，大远和日本朋友饭冢先生泛舟富士山旁的湖上时，以他对故乡雾灵山的深沉感情，歌颂了象从汹涌的波涛之中，远远升起的雄伟壮丽的富士山。他给我们描绘了饱含着迷濛细雨的童话一般的富士山色的同时，又让我们听到粗细缓急水流发出的鸣琴一般的声音和山崖的回声。并以他对中日两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广博知识，使我们的心，悠然地随着他的音调，在远空下的历史河流中畅游。

大远喜欢用那充满春之清新气息的细雨般诗句，洒满他散文的空隙。《箱根之行》，面对着眼前富士山色，他吟诵了一句：

水怯山羞云遮面，
花娇柳媚雨梳头。

饭冢先生做了含意更为深刻的修改：

水怯山羞云雨过，
花娇柳媚远山来。

那不愉快的中日战争年代，早已随着岁月风流云散，富士山已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合作的见证。于是，大远对富士山色流泉充满诗意的描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臆象：让世界上那些正在轰响着的毁灭人类自己的枪炮声，变化成为这种和平的鸣琴一般幽静的水流声吧！

大远的散文象绘画一样，是让精神性的东西，蕴含在一种感性的可以眼见的形象里去。如果说艺术最高的技巧是没有技巧的话，大远是以极自然的几乎使人看不出技巧的结构、纯民族的白描语言，情趣、幽默感、轻松感和民族情调，把我们引到他的散文身边，我们还看到了情感、和谐、想象和理智的均衡。大远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把高亢的悲歌，雄壮的奏鸣、生命的呐喊，浑然成为如歌慢板、低回婉转的吟唱。以他深沉真挚的情感，毫不费力地和大自然以及生活在这大自然中的人们一同前进！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完稿

沽上诗情

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上过三年中学。三年，是个很短的时间，但是它给我留下了重要的、深刻的历史印迹。这三年，使我从幼年走向青年时代，然后，就从这里走进了社会。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能够到天津来上学，真有些使我感到得天独厚了。我总喜欢把这个高楼林立的城市，同我的家乡对比。当然，这是不成比例的，中原公司、劝业场，怎么能同我们村的杂货铺和货郎担相提并论呢？可是它也给我一个并不光彩的感觉，这儿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楼房最高、商店最多的繁华区域，都已经不属于中国，而是属于外国人，什么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等等，把一个号称“小扬州”的天津给分割了。我们中国的地面，就成了这些租界之外的边缘地区。

我上的学校，是进行民众教育的，学校设在租界之外的边缘地区，为了从实际中学一点民众教育的方法，在边缘地区的边缘划了几个村庄，作为学校的实验区。我每天到这个实验区的小王庄去实习。我们在那里开识字班、立图书馆、设问事处、办诊疗所。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成了几十岁的缺

少文化的民众的先生。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穷苦的朋友，按理说，我应该叫他们叔叔、伯伯，而他们却称我为老师。这些情况，在我的幼稚的心灵上，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我十六岁的时候，也就是来天津上学的第一年，学会了喝酒。我这个穷学生本来是不会喝酒也没钱喝酒的，而是一位同我非常要好、比我富裕的同学，在实习结束之后，常常邀我陪他去喝酒。我的酒趣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的这位同学，比我大好几岁，好象有点儿忧国忧民，对社会的奥妙，比我知道得多，总想从酒里求得精神上的安慰。我陪他喝酒，就是把这种场合作为向他学习社会知识的一种机会。

小王庄的一些小酒馆，门前挂着简陋的招牌，写着“本店供应大直沽酒”。甚至有的服务员，站在门外向过往行人大喊大叫：“喝酒的往里请，我们这儿是大直沽酒。”

不言而喻，大直沽酒是一种可以招徕顾客的佳酿。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进去坐下，问服务员说：“大直沽酒好在哪里？”服务员说：“大直沽烧锅，是从京东榛子镇请来的烧酒师傅。”榛子镇离我家不过几十里，从小就听喜欢喝酒的父亲说过，榛子镇的酒，京东第一。这件事，使我在感情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这么大的天津卫，要喝好酒还得对我的家乡来个高攀，穷乡僻壤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不过，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大直沽”仍然有几分芦根水味。

小王庄一些穷苦人，称我们作老师的人，跟我们混熟了。我的这位同学经常约几位善饮的人同我们一起喝“大直沽”。在这个交往之中我发现，他们比我们识字少些，但可以说是我们的真正的老师。

我记得，我们将要毕业离开天津走上社会的时候，我的这位同学约我和几位小王庄的穷朋友，到小馆喝一杯话别酒，这时我好象真正感到了酒的妙处。三年里，我从学校的课堂上学到了一些知识，从小王庄的酒里，从穷朋友的身上，学到了许多课堂上没有学到的东西。当时，我写了一首诗。那时候我刚刚学写诗，自然是非常拙劣的，但它成了我的一段生活的纪录。

津门三载别相知，
再见难期过几时。
莫道匏卮无好酒，
且将苦酿谢吾师。

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告别了天津。我想，天津是我求得知识、走向成长的地方，应该跟它保持常来常往的亲戚关系。但是，谁能想到，由于生活和战争的原因，二十五年没再跨进天津一步。二十五年后我又来到天津的时候，使我感到这真是天翻地覆的二十五年，我曾经喝过大直沽酒的地方，已经换了人间。最使我欣慰的是，洋人横行的地方，成为我们的一统天下。洋人们都回到他们应该回到的地方去了。

这次来到天津，住在曾经是日租界的一位老战友的家里。他用大直沽酒款待我。他不知道二十五年前我曾经喝过大直沽酒，并为之感到骄傲的历史。他对大直沽酒没什么好评，我却为之拍案。我估计，二十五年前在大直沽酿酒的师傅即使依然健在，也该早已退休了吧！可是酒的味道却好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据说，解放后打了许多深井，那些同芦根结下不解之缘的浑流浊水，已经同大直沽酒解除了亲属关系。对这一切深有所感，写下一首《暮溪山》：

金钢桥下，九曲沽河畔，记得当年事。谁道是柳丝花片，人间激雨，策马踏云飞，乾坤转，流年换，处处歌声颤。新坊旧厂，捷报都传遍。公社开新面，翻教那花娇柳艳。曾几何年，昨日小扬州，云程远，春色满，红日当头绽。

这以后，又将近二十年没再来到天津。大概是三年之前，大地震不太久之后，我为了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又到过天津一次。

我是坐汽车来的。当汽车刚刚进入天津市区的时候，司机同志告诉我，这儿叫作小王庄。小王庄，正是我四十多年前上学时结识很多老师的地方。我请司机同志把车开慢些，注意着每一栋房屋，每一个门口，每一块招牌，以便找到四十多年前曾经喝过大直沽酒的小酒馆，找到我曾经工作过的识字班、图书馆、问事处的旧址。可惜，我不但没找到一处熟悉的标志，就连这里的地理位置都辨别不清了。这里已从“边缘的边缘”变成了繁华的市区。尤其可惜的是，这次来天津，是早来晚归，没能来个旧地重游。

二十年间，我虽然同天津处在“隔离”状态，但是我却结识了许多居住、生活、工作在天津的朋友，这些朋友里很多是著名的画家。他们，为我画了几十幅小品，我把它们装裱成题名《津门画苑》的一本厚厚的画册。每当我欣赏这些丰